

船到桥头自然直

莫兮 著

DIRECT SHIPPING
TO THE NATURAL BRIDGE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船到桥头自然直

漠兮 著

DIRECT SHIPPING
TO THE NATURAL BRIDGE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船到桥头自然直/漠兮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 10
ISBN 978 - 7 - 5104 - 0562 - 4

I. 船… II. 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6712 号

船到桥头自然直

作者/漠兮

责任编辑/吕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/秦瑶

封面设计/灵犀点点

出版发行/新世界出版社

地址/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/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/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/http://www. nwp. cn(中文)

http://www. newworld - press. com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/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 com. cn

印刷/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本/880 × 1230 1/32

印张/9

字数/238 千字

版次/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/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/ISBN 978 - 7 - 5104 - 0562 - 4

定价/26. 8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Preface 序：《船到桥头自然直》，给小抽/001

Chapter 01 千里沧江一叶舟/005

Chapter 02 舟行七载过桥头/036

Chapter 03 宏桥揽影罩轻舟/077

Chapter 04 湖泛风波舟自摆/1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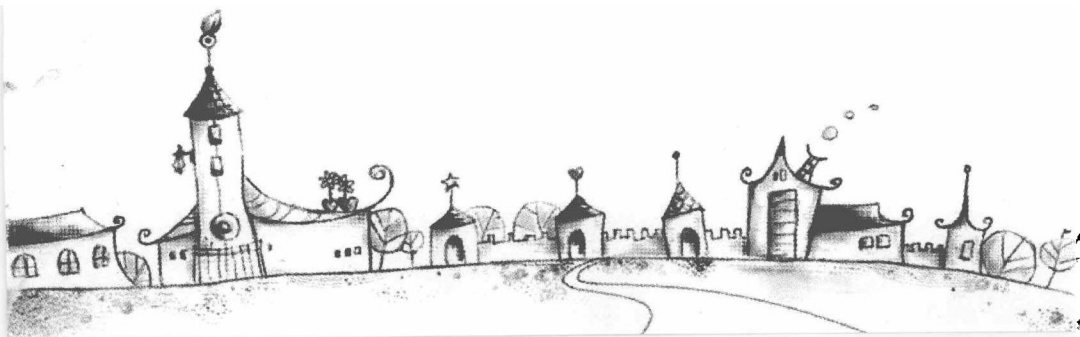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5 野渡无人舟自横/156

Chapter 06 番外 船到桥头自然直/197

Chapter 07 轻舟一叶不畏风/211

Chapter 08 轻舟已过万重山/249

尾声/283



Preface

《船到桥头自然直》，给小抽

序

月初的时候，小抽让我帮她写序，我一口就答应下来，答应得太迅速了，以至于让她出了一身冷汗，我奸笑：“当然要写，我要写八卦！我要写JQ！”于是，电脑那头的某人又流了一身冷汗。

事实上，我没有告诉小抽，我并不是为了吐槽而来的，我很早就想帮她写序了，不为她是我第一个在晋江上结识的作者朋友，不为我们都是南京人，不为她写《船到桥头自然直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一起说笑，只为了想帮她写一篇序。

和小抽认识大约两年，她实际年纪比我小一点，我写文年龄又比她小一点。她走遍晋江勾搭无数，我却是第一次被人勾搭出门。只记得第一次见面还定得很有意义，那天南京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一站，我们在网上约好了一起去加油。前一日互留了手机号，第二日出门才发现，南京的交通系统全部瘫痪，平时乘车只要十分钟的路，居然用了一个小时！火炬也提前点燃！于是，我在汽车上看完了全部过程。到了约定地点，在奇妙地接了头后，只有改成去吃日本拉面……再次容某嘔暴汗一把，我到现在都觉得由看圣火变成吃拉面是多么诡异的转变，但我不得不承认只有诡异的人才能做出如此的事情。

我是个不善网聊的人，也是个不善勾搭的人，在认识小抽前，我都有点犹豫，只觉得码字是另外一种生活，和我现实的生活是不能相交的两条

平行线,牵扯的太多了,抽开的时候会觉得寂寞。但和小抽的见面,却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两个人开始还很矜持地喝着奶茶小声说话,吃拉面的时候就变得如同相识许久的同班同学,讨论某个情节,说起某本书,笑抽了似的说着小圈子里的八卦,大骂着共同憎恨的小破事儿,一直以来找不到人一起诉说的秘密,突然找到了回声,好不痛快!痛快到,那天回家,我发现我丢了刚买的遮阳伞的伞套,而抽风也落了准备为圣火加油的小国旗在我这儿。

PS:那面小旗子到现在依然在我家中的书柜里安眠。

尔后,她去英国,我回加拿大。我们在网上不常聊天,但偶尔她会告诉我,她开坑了,或是,她想回家了。我冷不丁地也会很深情地告诉她:“我想念你……家楼下的锅贴。”她也会很鄙视地告诉我:“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你新书的封面了,那颗洋葱……很像个大屁股。”看吧,人认识久了就会原形毕露,阿弥陀佛。

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么“抽”的文?抽得你想笑,抽到最后却想流泪。事实上,小抽却是个极可爱的人,在某次我们在一起去上海见其他作者的火车上,她边掏出塞得满满一包的零食,边开心地告诉我:“嘿,我想到一个打发时间的方法,反正你也带了你的书,我也带了我的书(当时我们都带了自己的书作为聚会时的交换),如果最后无聊了,我们可以换书看啊,聪明吧?”两人就挨坐在一起,还你看我写的书,我看写你的书,这不是搞笑吗?我暴笑的同时,似乎可以理解“抽风”的由来了。

抽风写此文的时候我是知道的,某一日的时候她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Q我:“老娘创新坑了!”我那时有点意兴阑珊:“哦,是关于什么的?”她说:“是讲一个懦弱、很胆小的女孩的故事!”又补了句,“这个女生怕死,怕得病,怕吃药,怕得罪人……总之什么都怕!”

于是我点开她抛过来的链接,见到喜感的七个字:船到桥头自然直。

我觉得一本书如果被人接纳,被人喜欢,多少是因为有些东西触到了自己心灵的某个角落。我开始的时候,只觉得奇怪,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主,有什么好写的,搞笑吗?

尔后,却是感动,叶轻舟这个女孩,畏首畏尾,胆小怕事,怕死,怕疼,怕得罪人,怕被人厌恶,怕说“不”,多么像某个时期的我们啊,小的时候,怕羞,怕大人不喜欢,怕被同学排挤;大了,入了社会,有了能力了吧,或许不该怕了吧!怕的东西却似乎越来越多,越来越大起来,怕失业,怕同事暗算,怕父母逼婚,怕老公花心……叶轻舟就是寄藏在我们心底某处小小的、不住询问自己的阴影。她反复问着:这样做可以吗?那样做真的行吗?……轻轻地颤抖着。

我一直认为可以不在乎周围人,不在乎一切都活着的人,只有一种——就是小孩子。对大人来说,这不是一种勇敢,而是一种无知。叶轻舟并没有错,只是她的胆小被放大了,因为她的遭遇变得畸形了。我想叶轻舟如果一直都这般胆小,那就不是一个故事了,而是一件蠢事儿。但是,因为有了乔落,这变成了一个活泼生动的事儿。

在温文尔雅的温若何和恶魔气质的腹黑乔洛间,我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恶魔党,不是因为他够担当,够服黑,而是他最适合叶轻舟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,如果轻舟像坚信橱柜里一定会有鬼的孩子,那温若何一定会边塞给她棒棒糖边摸着她的头哄她:“傻孩子,橱柜里是没有鬼的!”而乔洛则一定会二话不说地“刷”一下打开柜门,再扒开叶轻舟的眼睛,告诉她:“你给我看清楚,里面有没有鬼?”哪种更有效则是不得而知。面对胆小,不是包容,而是逼她正视。有人说,乔洛老是欺负轻舟,这是真的爱情吗?事实上,我觉得对他们来说,没有比这个还是爱情的爱情了!曾经是她先离

开,尔后,她一步步慢慢靠近,他却一直没离开,静静地等她靠近,心里雀跃着,嘴上还是要说着欺负的话语。事实上,他却是在握着拳等待着的,等待得连掌心都颤抖了,因为他知道,治好她的心病,只有让她自己走出来,所以他不能动,连一点点声音都不敢发出,因为他知道,即使他站在原地,都是一种接近……我不记得是哪个诗人说过的了,最美的爱情并不是一种仰望,而是与你足印相叠地一起走过。乔洛和轻舟,认识得太早,爱上得太早,所以像年少时的小男生爱欺负自己喜欢的女生,可也见不得她被其他的人欺负,如此小心翼翼。可是,谁说这样真挚的爱情不是最美的呢?

我觉得我写完这篇序后,小抽一定会和我唠叨,说我写得太严肃了,含泪!同学们,这篇文是非常非常的喜感的!非常非常有爱的!唉,我明明说要八卦的,明明说要“八”得某人一干二净的,却不知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。最后,我决定小“八”一下,某贩和某漠一直有一个约定,一定要到全市最大的书局,我抱着她的书,她抱着我的书,大声地说:“MD,这书太好看了,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好看的书,一定要买!”如此猥琐地约定过……于是,写下此序,以此勉之!

最后,大家还看不出我写了那么多的意思吗?这书太好看了!一定要买啊!!

田贩

2009年7月18日晚 于加拿大



叶轻舟得急性阑尾炎痛得满地打滚被送进市第一医院的时候,正是小暑那天下午,她被两名护士架着出了家门,被那太阳一照,直接就厥了过去。

死党欧阳也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情况,直接就嚷嚷了:“怎么刚刚还嚎着呢,给你们一折腾就没气了?”

有个年纪稍大的护士斜了她一眼:“还不来帮忙?!”

欧阳赶紧上前提起叶轻舟的一只脚,与那两名护士把她丢进救护车里,然后跟着那“乌拉乌拉”的笛音,一起到了市第一医院。

护士把救护床驾轻就熟地往里推,对迎面一个护士道:“叫乔医生,急性阑尾炎,准备手术,家属签字。”

“啊……”欧阳叫了起来,“签字?”

护士道:“是的,难道你不是家属?”

“我和她的脸长得像么?”欧阳指着自己的脸回道。

护士上下看看:“那你叫她家人来。”

“暂时没法叫。”欧阳回道。

“你可别以为急性阑尾炎是小毛病，拖久了也是要出事的。”护士以为她在开玩笑，厉声道。

“我签行吗？”欧阳问，“我是她大学死党兼同事……”

“……”护士正说不出话来时，突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：“那就把她叫起来自己签。”

欧阳扭头一看，是一个戴着白口罩穿白大褂的医生，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边无框眼镜，镜片在走廊的灯光下有些反光，看不清他的眼睛：“她自己？”欧阳伸手指着平躺在床上轻哼哼的叶轻舟，丫早就进气少出气多了。

那医生点了下头，走了过来，伸出右手，五指洁白修长，他伸出拇指往叶轻舟的鼻下人中猛地一掐，轻舟立刻疼得弯起了身子：“嗷……”

“签吧。”他说着头也不回就走进了手术室旁边的换衣间。

“这、这……什么人呐？”欧阳有点结巴地说。

叶轻舟才醒来，立刻就又要疼晕过去，欧阳一把扯住她：“先签了字再晕！”

“签……什么？”叶轻舟哼哼着说，“我不要手术……要死人的……”

“不签你就死了……”欧阳吼道，“看你怕不怕！”

叶轻舟立刻睁大了眼睛，不知为何欧阳觉得她是瞳孔放大了。叶轻舟立刻坐起来，仿佛之前疼得痉挛的不过是她的肉身，现在她灵魂出壳，龙飞凤舞地在单子上签字，末了还死命拉着欧阳叮嘱：“记得给大夫红包啊，没钱？没钱拿我的卡刷啊！要不你和医生说我们稍后补上，还有麻醉师，护理的护士，一个都不能少啊……”

欧阳一边摇头一边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，这才叹了口气，要说她活到

这么大,认识的人当中谁最漂亮,谁最有钱,谁最有内涵这些问题都颇有争议,但是要说到谁胆子最小,这就没什么争议了,除了她叶轻舟,再无他选了。

名牌可以不买,保险不能不交。过马路绝对不能闯红灯,一定要走斑马线。睡觉前必查三次门窗是否关好,家中不留超过4位数的钱,全部进银行。

吃东西前先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,三无产品绝不进口。吃任何水果必先消毒再削皮,包括草莓!冬天过了也罩着羽绒衫,生怕得感冒。

一拿工资就给上级送礼,怕被人穿小鞋,说到这一点,就是欧阳最无语的地方了:“你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,那你工作为了什么!”

叶轻舟认真地说:“保住了工作以后才有退休金啊……万一我退休老了以后被遗弃,又没有子女,而积蓄又被骗走了,这时候如果我每个月还有退休金的话……”

“叶轻舟!”欧阳愤怒了,“你能不能不要把每件事都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啊!”

“你知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失业人群啊……现在还有金融危机啊……”叶轻舟还在那里自顾地碎碎念。

……

她抬头看看那亮灯的“手术中”三个字,阑尾炎也要递红包?还准备住院?还要去买人参鹿茸大补?

佛说人生有四苦:生老病死。

毫无疑问在如今的社会,没几个人还记得这些,而叶轻舟却始终记得,不但是记得而且是一分钟也不会忘记。

比如她手术后被送进病房才醒来，就颤抖地伸手，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：“快给我去买人参老母鸡汤，还有老鳖，黄鳝，乳鸽，有什么买什么……”

欧阳靠在病床边的沙发上，用钥匙串上的耳勺掏着耳朵，一边咂嘴：“这种割根小肠子的手术还要住这种单人的豪华病房？我看你真是够奢侈的……”

叶轻舟却懒得与她争执，要知道，她现在动了手术，身子虚弱，可能会有贫血、抵抗力下降等问题，如果和别人住一间很可能就会传染上原本不属于她的疾病，人是很虚弱的，一不小心就会生病，生了病再一个不小心就挂了，这挂了以后再怎么小心也活不过来了。“赶紧给我买东西去，对了，你有给红包吧？有告诉医生我不怕花钱只要需要，什么进口药都可以开，医保不够我自己付……”

欧阳扭头看着她，眯缝着眼睛，眼神里透出深深的鄙夷：“你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子也该知道，这阑尾手术是外科里最小的手术……”她说竖起来一根小指头，“就这么点的东西，那么点大的伤口，你至于么？我看人家一夜醒来被挖走个肾还不是照样能去报警？”

叶轻舟被堵得没话说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……就是再小，那也是手术啊……”

“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，要吃清淡点，吃点水果啥的……”
欧阳撇嘴道。

“哦哦哦……真的么？”叶轻舟星星眼状地问。

“煮的！”欧阳回道，“看你那胆……老鼠的屎都比你的胆子大！”

叶轻舟被直戳痛处，加之麻醉药的效力似乎在慢慢消散，她觉得伤口上有点麻麻的感觉。

欧阳抓抓脑袋道：“不过给你动手术那医生真是强势啊……”说着就

把手术前签字那段小插曲说了出来：“啧啧，就他那态度还能做医生，估计要是哪个病人在手术中晕了，丫故意一刀直捅人家的小JJ……”

“噗……”叶轻舟也笑了起来，似乎忘了自己此时是卧病在床，好在麻药尚未退散，她还能笑几声。欧阳继续说：“知道什么职业的男人不能找么？排行第一就是医生，他会比你更清楚你的身体，想像一下吧，你俩正XXOO的火热，他淡定地说‘亲爱的，我觉得你的子宫有点问题，似乎有少许炎症……’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叶轻舟再次笑得咧开了嘴。

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：“第一，手术以后最好不要笑得太猛。第二，我不是妇科大夫。亲爱的病人小姐，你的肠子还好么？”

叶轻舟和欧阳立刻收了笑，尴尬地咽了下口水，来者一身洁白的大褂，一副无框眼镜下的眼睛里透着点寒光，他伸手摘下口罩，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，嘴角牵出一抹诡秘的笑。

如果她不是才动完手术，如果这里不是四楼，叶轻舟一定会从窗户里跳出去的，前提是……她得有欧阳的胆子。

因为，那人是乔洛。

乔洛个子很高，但是并不清瘦，整个人骨架端正，身材匀称，有种挺拔的书卷气，微微带着栗色的短发细碎地遮着耳朵的上轮廓，眉梢微微上挑，修长的眼睛微眯着，透明的镜片上一尘不染，高窄的鼻梁下是一张微抿着的嘴，右嘴角总是习惯上扬，白色大褂领口敞开，里面穿着浅蓝色的格子衬衫。他迈步走到叶轻舟床前，伸出右手拿起床尾的病症卡，露出手腕上透着浑厚光泽的金属表，左手从白大褂胸口的衣袋里拿出签字笔，在

纸上写了些什么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。

真的是乔洛，他一点都没变，永远干净的眼镜片，上扬的嘴角，整齐的指甲，格子衬衫，金属表，以及……左手写字。

叶轻舟两手死攥着身下的床单，她突然觉得，这麻醉药怎么说退就退了呢？欧阳一定没给麻醉师塞红包。

欧阳本以为叶轻舟见到这个主掌她生死的医生，一定会立刻为之前的话道歉，然后狂塞红包，却不想她怔怔地愣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：“喂……”她伸出手指轻戳了叶轻舟一下。

“啊？”叶轻舟回过神来，赶紧低下头，稍微上翻着眼睛瞥乔洛，他依旧在认真地写什么，难道……叶轻舟眼前闪出了一片灿烂的阳光，自己果真是女大十八变，乔恶魔竟然认不出她了！想到这里，她的嘴不禁咧了开来……嘿嘿地傻笑了起来。

站在床尾的乔洛轻咳了一声，抬起头看着把头坑在胸前的叶轻舟，声音里带着笑意说：“第一，你的脸没变。第二……”他扬了扬手里的卡纸，“这上面有你的名字，叶轻舟。”

“……”叶轻舟抬头，欲哭无泪，难道她今年需要多买一份人身保险么，这个家伙读心的本事还是和以前一样霹雳无敌啊。

“怎么你们认识啊？”欧阳听出了这话中的话音。

“不、不认识……”叶轻舟急忙摆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她宁愿选择承认自己不是人来证明，她和乔洛跨越种族，完全没有认识的可能。

可是叶轻舟想撇清关系，并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，乔洛伸手轻推了一下眼镜框：“我是她哥哥……”

“啊啊啊？”欧阳眨巴着眼睛，伸手指着乔洛左胸挂着的牌子：“你不是姓乔么？”

叶轻舟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了，整个人无比颓丧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……

“他真的是我哥……”

一个姓叶，一个姓乔，却是兄妹，真是喜庆。

原因很简单，叶轻舟十岁的时候跟着她妈一起进了乔家，那时候她就凭空多了一个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哥哥，从那一刻起，超现实主义版的灰姑娘就上演了，有体贴的亲妈，有善良的后爹，可是却偏偏多了一个后哥哥……

“哇……你有哥哥啊！”欧阳激动地感慨，“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能有个哥哥，打架帮我出头！帮我摆平周围的所有小孩，让老娘我做小霸王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……”叶轻舟轻按着自己的额头，这一切都是少女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，是空想！她多么想大喊出来，可是她不能，因为她是一个胆小的废柴……

还记得自己进乔家前，她也是这么想的。她妈妈之前就告诉过她，乔叔叔家的那个哥哥又听话又懂事，成绩还特别优秀，有他这样的人做哥哥，叶轻舟想，自己可以小小地向别人炫耀一下了。

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离异了，叶轻舟跟着她妈虽过得不错，但总是有点被人瞧不起，也许胆小怕事的性格是自小就养成的，现在她有了新爸爸，还多了一个哥哥……

叶轻舟在心里偷偷地兴奋，以后班上的同学再也不能什么活都让她干了，她这个不会反抗的小软骨头，终于有人可以为自己撑腰了，于是叶轻舟还非常自觉地和妈妈说，她要转学去哥哥的学校，一切是多么美好

啊……

这种空想一直维持到她进了乔家的那一刻，乔叔叔笑眯眯地指着她身边一个身材高挑、面容清秀的男孩说：“这就是我儿子，乔洛。”他带着黑框眼镜，右嘴角上扬，看上去既斯文又和气。

叶轻舟微愣了一下，赶紧低头问好：“乔哥哥好，我、我叫叶轻舟，一叶轻舟的意思……”

“真是个文雅的好名字。”乔洛微笑着夸奖道。

叶轻舟当时感动得都要流出泪来，看看，多和蔼的爸爸啊，多温柔的哥哥啊……

乔洛将叶轻舟的这种感动进一步扩大了，他上前一步，轻拉过她的手，对着自己的妈妈道：“叶阿姨，我带妹妹去看看她的房间好吗？”

“我的房间？”叶轻舟有点受宠若惊了，鼻子酸溜溜的，感觉有液体要流出来了，多么体贴的哥哥啊，不……她仰望着高出她半个脑袋的乔洛，简直就是天神啊！

“来吧。”乔洛微微一笑，手轻轻扯了一下，叶轻舟立刻就星星眼状地被他带上了楼。乔叔叔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私立医院的院长，但是对于略显奢华的日子，叶轻舟并不陌生，她的父亲是个早些年下海经商且成功的人，只是他成功了，就离开了她们母女。

乔洛打开一扇房门，叶轻舟才兴奋地向里面探头，突然背后就被人一推，她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要摔倒，突然膀子又被人一扯，重重地摔向墙面，她还未出声，乔洛就已经把胳膊抵在她的下巴上，他足足比叶轻舟高出半个头，他微翘着膀子，叶轻舟的下巴被死死卡住，张不开嘴，眼里满是惊慌与恐惧。

乔洛勾起他的嘴角，这一次幅度略大，在未开灯拉紧窗帘的房间内，

他的笑显得有些邪恶：“小丫头，你真把我当成你的好哥哥了？”

叶轻舟说不出话来，但是睁大的眼睛无疑彻底透露了她内心的想法：是啊，温柔的哥哥……

他仿佛有读心的本事一样，嗤笑了一声：“呵？温柔？对谁温柔？对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丫头？”

叶轻舟努力摇着头：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，放开我……

乔洛果然很明白她的想法，他移开了胳膊，却飞快地用另一手捏住她的下巴，把脸凑近了她的耳边，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一样，对，就是地狱！叶轻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！他说：“如果你想让你和你妈过得舒服点，就好好适应我这个温柔的好哥哥吧……”

然后他撒手，微昂着头，瞥着眼中含泪的叶轻舟，笑道：“看完了房间，我们就下去吧，该吃点心了。”他拉开房间门，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叶轻舟咽了下口水，颤抖地向外走，怎么从天堂就掉进了地狱呢……

楼下乔叔叔慈祥的声音传来：“小舟，房间还满意么？”

“满、满意……”叶轻舟愣愣地说，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见，扭头小心地看了一眼身后的乔洛，他眼镜下的眼睛里透着寒光，嘴上挂着最温柔的笑，似乎很满意叶轻舟的回答。

此时她才明白，最恐怖的不是他方才的行为，而是他一眼就看穿了自己那软弱废柴且不敢反抗的内在！

在病床上哼过了没有麻醉药的第一日，叶轻舟从动手术加遇上乔洛的重创中清醒过来：“啊！我住院的事没和女王请假！啊！我的全勤奖！我的奖金！”